



〔日〕 村上重良 著

国家神道

商 务 印 书 馆

国家神道

〔日〕村上重良 著

聂长振 译

商务印书馆

1990年·北京

村上重良 著

国家神道

据日本东京岩波书店 1972 年版译出

GUOJIA SHENDAO

国家神道

〔日〕 村上重良 著

聂长振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66-6/K·123

1990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42 千

印数 0—2,300 册

印张 6

定价: 2.25 元

译者前言

日本神道教，简称神道，迄今大约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是日本宗教中流派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

日本神道教起源于原始宗教，既没有教义，也无经典，是一种地道道的原始的、素朴的宗教。

到5、6世纪时，我国的阴阳五行说、谶纬说、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等先后传入日本，于是日本的神道教才利用这些外来的宗教补充了教义，充实了教理，形成一个初具体系的宗教。

到中世以后，日本的神道教大为发展，形成了许多教义不同的流派：如伊势神道、吉田神道、两部神道、儒学神道、垂加神道、伯家神道、吉川神道、复古神道等十三个教派。而凡是有神社可做宗教活动场所者，又皆称之为神社神道。这些神道有的因吸收佛教思想而称之为佛教神道；有的则因吸收儒家思想而称之为儒学神道；而有创教人即教祖者，又可称之为教派神道或者新兴宗教。

总之，神道教就是这样由原始素朴的宗教，逐步演变成为具有许多不同教义和教派的宗教，是为日本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封建社会的宗教。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由资本主义走上帝国主义之后，更加利用神道作为对内统治人民，对外毒化殖民地人民的工具。所谓国家神道就是这种工具。

国家神道出现之后，它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势力起到了理论依据、排除异己、禁锢思想的作用，甚至用来作为对内统治人民，使日本人民效忠皇国，献身天皇，维护统治阶级，对外进行

侵略、扩张的理论根据和统治的工具。七八十年之间，逐步形成为国教；成为教化国民的宗教。

本书用三分之一篇幅论述了日本神道教产生发展的历史，特别着重论述了江户时代的国学神道，即古神道，它是国家神道的直接来源。江户时代末期，各藩的宗教政策是神儒一致论，就是试图恢复古代神权国家的天皇政治。这就为军国主义者利用神道提供了前提条件。这段历史的叙述比较概括，简单扼要，一目了然，对于初步了解日本神道史者可说是颇有参考价值。

第二部分，叙述国家神道，即本书的主题部分，用去了三分之二多一些的篇幅，所述国家神道的历史演变过程，比较详尽。

国家神道一称国体神道。顾名思义，即遵奉神道为国教来支持天皇制，即利用神道作为统治工具。

自古以来，神道就一向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维护神权的天皇政治的有力工具。它既支持了神权的作用，又维护了所谓“万世一系”的皇统。而且利用神道的传统思想，使得忠孝思想、忠君爱国思想、崇拜祖先思想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便于封建统治巩固权力，进而又成了对外侵略的依据。什么皇统，什么皇国人民，什么八纮一字，都成了用皇统来统治内外人民、内外地区的论据。它的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皇国人民都是神皇的子孙，因而就有统治外国的力量，也有在神力的支持下，奉天皇为绝对权威而统治外国甚至全世界的权力与义务。这是明治维新政府利用神道国教化政策，作为国家精神支柱，用来推行军国主义的背景。

对内进行专制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带有军国主义性质的国家神道，虽然在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建立了大批的各种名堂的神社，但收效却微乎其微，就连在国内从小学就灌输这种宗教思想，在机关、工厂、农村建立了数目惊人的神社，培养了大批的传教人员，在政治上甚至用军事力量强制推行，也未收到预期的效

果。可见在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再用封建性质的一套东西，已经是徒劳无益了。不用说国民，就连其他宗教也群起而攻之，致使国家神道的推行处于四面楚歌的局面。从明治初年关于神道教的国教化问题、神佛分离问题，有时是朝令夕改，一令数改；有时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正是上述情况的反映。那么，国家神道在政治上是否没有发挥效果呢？也不是。原因是，既向日本人民强制推行国家神道，又将国家神道作为政治的根本、教化的基础，这就使其欺骗人民、蒙蔽人民的作用在宗教上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日本军国主义失败了，占领军立即解散了国家神道，实行了政教分离政策，引进了一些民主，但旧的军国主义分子迷惘不悟者，迄今犹耿耿于怀，狂心不死。日本战败于兹已四十余年，不是还有纪元节的争论吗？所谓纪元节是明治政府所订的建国庆祝日，后来正式称作纪元节，系指神武天皇即位日。神武天皇本无其人，不过在日本神话中说是他亲自东征，统一全国的，军国主义者就认为他是武力征服的表率，便用来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崇拜他是建立日本的偶像，实际上全是神话。推古时代的历法，《日本书纪》的纪年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在日本战败，禁止国家神道活动之后，即在1958年已经废除这一节日之后，有些人却大肆活动，终于在1966年恢复了这个节日，不过改名为“建国纪念日”罢了。一波未平，一波复起，靖国神社国营化又提到议会日程上来了。

靖国神社是明治二年(1869)建于东京，初名招魂社，十年后改称靖国神社。该社是祭祀江户幕府末年以来所谓殉国者以及明治以后直到二次大战战败历次战争的阵亡者，美其名为“护国英灵”约二百四十余万名。该神社是陆军、海军省所辖的特殊神社，是军国主义的重要支柱之一。对于崇拜天皇、推行军国主义起了不小的作用。该社还有分神社性质的招魂社(后改为护国神社)。现在的靖国神社是经东京都知事(即市长)认可的单立宗教法人，已失

去过去军部管辖的地位。1960年开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公然展开“要求国家维护靖国神社”的活动,但反对这种活动者也很活跃,阴谋终未得逞。

为什么在军国主义被摧毁如此长期之后,还会出现这种怪现象呢?这只能说是军国主义的阴魂未散,仍在兴风作浪。为了了解国家神道究竟是什么货色,这是翻译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

话说回来,日本的神道教,迄今并未衰退。仍拥有八万余社,仅以战后重建的统一组织神社本厅下属神社即达八万七千余社,是团体宗教法人教派之一。据统计,氏子崇敬者多达三千二百余人;神社本厅之外的单独法人神社,还不在少数,对于这一庞大的宗教势力,确有必要了解、研究的必要,这是翻译本书的另一个目的。

本书作者村上重良,是日本有名的宗教学家。1928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宗教学、宗教史学系,专攻宗教学,现任龙谷大学、庆应大学讲师。著有《近代民众宗教史研究》、《日本百年的宗教》、《日本宗教事典》、《现代宗教与政治》等书。

译者

1984年1月

目 次

前言	1
序论 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	5
I 神道的产生——国家神道的前提	14
1 原始神道——神社神道的起源	18
2 古代的神祇制度——皇室神道的产生	26
3 神佛融合和理论神道的形成	34
4 近世的神道——民间神道和教派神道的产生	52
II 国家神道的形成	69
1 神佛分离和神祇官的恢复	71
2 排佛毁释运动	86
3 教化国民的政策	91
4 祭祀和宗教的分离	97
5 教派神道的组成	102
III 国家神道的思想和结构	107
1 国家神道的体制	107
2 国体的教义	111
3 宫中的祭祀和神社的祭典	119
4 神职制度和神社的经营	132
5 天皇制下的创建神社	147
6 神祇院的设立——国家神道最盛时期	159
IV 国家神道的瓦解	170
1 “神道指令”和天皇的“凡人宣言”	170
2 神社本厅的成立和神社的复兴	173

结束语 国家神道的本质和任务	179
参考文献目录	183

前 言

截至二十几年以前，国家神道是统治我们日本国民的国家宗教，是宗教性的政治制度。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日本败战为止约八十年间，国家神道，对于日本的宗教自不待言，就是对于国民生活意识的每个角落都给予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日本的近代，只要是与思想、宗教有关的，就都是根据国家神道，规定了它的基本方向的，这么说并不为过。

尽管国家神道对于日本国民起到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上对于这种国教，看来并不很关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战前在近代天皇制之下，且不说对于国家神道的批判，就连对它进行客观的研究都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败战，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神道完全崩溃，日本国宪法保障了国民的基本权利，即思想、学术、信仰的自由。自此之后，业已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但对于国家神道的实际情况及其作用所作客观的、实证的研究，还不能不说是极为落后的。近年刊行的有关国家神道乃至神社问题的书籍，多半是站在拥护国家神道，试图把国家神道加以合法化的立场写出的，此外则不过是从基督教立场写出的一些批判国家神道的文章。

在多数国民不关心国家神道的情况下，由于政治的反动化，致使民主主义日益趋向形式化，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靖国神社的国营化，^①已经成为现实问题。国家神道是把天皇崇拜与军国主

① 靖国神社，战前由陆海军省管辖，战后成为宗教法人，失去国家特殊神社的地

义结合成一体的，企图重新建立这一巨大支柱，就意味着国家神道实际的复活。广大国民如不对于国家神道怀有主动的关心，如不认识其本质，则阻止国家神道的复活，推动日本民主主义的前进，是不可能的。

1960年以后，由于日本最初的、正规的政教一致运动——创价学会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对于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日本国宪法规定信教自由、政教分离。在这一原则下，如何看待宗教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必须根据宗教在日本社会中形成起来的历史情况，以向前看的态度加以解决。

日本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多种宗教并存。日本的民族宗教，虽然是和外来的各种宗教融成一体而发展起来的，但却基本上保持了它自身的骨架。国家神道，是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就把已经作为民族宗教的神社神道加以固定化的、落后于时代的国教制度。当前日本围绕政治与宗教的问题，基本上乃是国家神道造成的、前近代的、歪曲的政教关系的遗物。日本的各种宗教，包括神社神道在内，由于国家神道的影响致使适应近代社会的、自主的、创造性的自我发展受到了阻碍。阐明国家神道的原理，消除其残余，这不仅对于宗教界，就是对于整个日本社会来说，也成了确立基于民主主义的政教关系，维护信教自由的不可缺少的课题。

国家神道在世界宗教史上也是几乎没有先例的、特殊的国教。它是近代天皇制的国家权力在宗教上的反映，是高居于神、佛、基督教等公认宗教之上，缺乏内容的国家宗教。在这种意义上，国家神道同在欧洲基督教国家所见到的、在世界宗教单独存在的社会形成的，作为历史遗制而延续到现在的国教制度，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欧洲国教制度的存在，现在虽然成了复活国家神道的有力论

位。1960年后，日本某些势力竭力鼓吹靖国神社国营化，实际是策划军国主义的复活。但由于进步力量的反对，终未实现。——译者

据,但是,这种随意的比较,却根本不是可以在多种宗教并存的日本社会恢复国教制度的合理的、正当的理由。

国家神道,形式上虽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原理却仍然操纵着有力的宗教势力——神社神道,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仍有极其浓厚的影子。本书的目的在于,试图把国家神道形成的前提——神道发展的历程作为背景,站在客观的、实证的立场上,来探讨、阐明国家神道究竟是什么。对于如此广泛的课题,本书当然只是有关宗教学研究的一种极不充分的尝试而已。今后还想在各位专家惠予指教、批评之后,对于国家神道的本质和作用做进一步探讨。本书的观点,借助于许多宗教学、神道学、历史学等前辈的研究成果,谨向直接或通过文献给予指教的各位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对于岩波书店担任刊行此书的小川寿夫先生的帮助,表示谢意。

著 者

1970年10月

序论 作为民族宗教的神道

神社神道与国家神道

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编造的国家宗教，在从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为止约八十年间，对日本人民进行了精神统治。

19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日本这个新的国家宗教，是把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结合起来，以宫廷祭祀为基础，将(伊势)神宫^①和神社的祭祀拼凑起来而形成的。

国家神道以伊势神宫为本宗(相当于佛教的总山)，将全国的神社编组为金字塔形，将神宫与神社的祭祀划归一致。政府始终采取“神社是国家的祭祀，并非宗教”的态度，从而把国家神道强加于国民一事合理化和合法化了。这种合法化所以成为可能的最大原因，是由于构成国家神道主体的神社神道具有宗教上特殊性格的缘故。

从历史上看，日本社会具有多种宗教并存的特征。但是，神社神道却保有和其他宗教迥然不同的独特性质。神社神道是日本原始社会产生的民族宗教，亦即原始神道的演变，它基本上承袭了原始神道的性格。这种神社神道的特点，在世界宗教上也几乎是史无

^① 伊势神宫：伊势神宫是建于伊势市(今三重县中部)的皇大神宫(内宫)和丰受大神宫(外宫)、别宫和摄社、末社的总称。大约建于5、6世纪。初为天皇家祭祖之地。到10世纪前后，准许民众祭祀，遂流传于民间。明治维新后，与天皇制结合起来，成为国家神道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为“神社本厅”所在地，仍处于神道教的核心地位。——译者

其例，极为罕见的。

民族宗教与创唱宗教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世界上都有许多宗教，从其结构和功能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宗教学广泛使用的分类法是，从形态上，把作为社会集团的宗教，分之为自然宗教与创唱宗教。从传播的范围上，又分为部族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三个阶段。

这时，所谓自然宗教，乃系原始宗教以及神道、犹太教、印度教、道教等没有创始人的宗教；与此相反，创唱宗教则是象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那样，拥有创始人，以他的说教为根据的宗教。此外，由其传播范围来看，所谓部族宗教，乃是原始和未开化社会的宗教；所谓民族宗教，则是仅仅在血统上、地域上、文化传统上以及习俗等一定的范畴内流行的宗教。而所谓世界宗教，则是不受人种、语言、国家等局限而传播的宗教。

按照形态与传播两种基准所进行的分类，在宗教史上，实际是相互对应的。自然宗教一般是部族宗教和民族宗教；而创唱宗教全具有传播于世界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则是世界宗教。

如此看来，可以把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将宗教分为两大类。而这两大类，一般叫作民族宗教与创唱宗教。

民族宗教作为宗教集团的结构，具有社会的结合与宗教的结合完全一致的特点，这种集团，称之为基础的宗教集团（也称自然的宗教集团或一致的宗教集团）。在民族宗教里面，包括流行于原始或未开化社会的原始宗教，未开化宗教和神社神道、犹太教、印度教、道教等在文化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中所看到的民族宗教。而在创唱宗教里，其宗教集团系基本上根据个人信仰而结合的特殊宗教集团，在结构上，与社会性的结合并不一致。

创唱宗教都是以民族宗教为母体而产生的。创唱宗教拥有特

定的创唱人(教祖),具有归依于创唱人的教义,用传教的办法吸收信徒而发展起来。创唱宗教是不受社会结合框框的制约,超越人种、语言、文化传统、国家等范围而传播的,所以也可称之为世界宗教。创唱宗教纵使实际上没有广泛传播于世界,但从结构上来说也都是世界宗教。

民族宗教的基本性格

与创唱宗教相比,民族宗教的特点在于它的自然形成的性格。在目前的世界上有犹太教、印度教、道教等基本上具有民族宗教性格的有力宗教,日本的神社神道也是其中之一。世界各民族毫无例外,在其各自历史的一定发展阶段,都经历过民族宗教时期。创唱宗教发生于民族宗教的社会,在其演变过程中,与新传教地区原有的民族宗教融合起来,加以包容才能固定下来。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民族宗教既是一切宗教的基础,同时也是比创唱宗教更为古老,较为原始的宗教。

今日的世界,除了发达的民族宗教,在生产力低下,局限于半孤立、狭小的生活圈子的社会里,还有称为未开化宗教的各式各样的民族宗教。未开化宗教有的是产生于历史原始阶段的原始宗教,有的是文化极端落后、几乎处于孤立的狭小的社会集团所约束的未开化宗教,虽然不能说这些宗教是同原始宗教一样的,但可以看出,却较好地保存着其原始宗教的主要特点。

宗教主要是属于精神文化领域的文化现象,所以在研究历史上的原始宗教时,可依据的物质遗物、遗址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因此,19世纪后半叶以来,对宗教原始形态的研究,首先是依靠调查研究现存未开化社会的宗教而发展起来的。这个领域,在宗教学中,以宗教民族学(ethnology of religion)的名义,形成独自的领域,现在已经成为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如果把宗教分为两大类，则所谓民族宗教原本是从作为宗教民族学的成果而阐明的、未开化抑或原始宗教的结构与功能引导出来的概念。也就是，民族宗教的“民族”，并不是近代社会随着民主国家形成而产生的、概念上的民族(nation)，而主要是指民族学(ethnology)上所谓文化的均衡过程^①，即指生产力低下、狭小而半孤立的生活圈的人种、语言相同的同一社会集团。这种社会集团的宗教，一般不具有系统的教义与特定的创唱人，而是以礼貌为核心，以维持共同体的生活与生产为主要目的，由集团的全体成员来维护的。作为社会集团的共同体与宗教集团完全一致的这种民族宗教的基本特征，是与这种历史的原始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民族宗教最重要的性格是在特定的社会集团里，其所有成员都来信奉宗教这一点。

单一化宗教圈的出现

在古代国家形成的同时，原始宗教被比较广泛地、大规模的政治权力所统一，从而产生了古代宗教。古代宗教是由民族宗教发展而来的，基本上保持着民族宗教的性格。以基督教和佛教等为代表的创唱宗教，就是在古代国家之下，以发展了的民族宗教为母体而产生的。基督教的直接母体是古代以色列的民族宗教，佛教则是以古代印度的民族宗教婆罗门教为其前提，伊斯兰教的出现是以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的民族宗教为背景的。

由于创唱宗教的发展和定型，民族宗教每多失去独具的性格，有些纵使保持了它的部分传统，但也都分别实现了各自地区社会

^① 文化的均衡过程：原文为ethnos，意思是指由文化的单位或领域所规定的动的均衡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功能的主要作用是引起“适合的神经反映”，亦即保持、引起、恢复“心理的均衡”，而这种均衡就是文化的均衡过程。——译者